

“七月核桃八月梨，九月柿子乱赶集。”生我养我的故乡热土，是山东招远，这个坐落在山东半岛的美丽城市，以“中国金都”“中国粉丝之都”“红富士苹果之乡”而闻名。曾在招远农村流传的这首民谣，特指那些干鲜水果的成熟期。“桃三杏四梨五年，枣子当年就卖钱。”指的是这些果树开始结果的年限。要说梨和柿子，家乡的确不少，随处都可以看见。梨的品种最多，有莱阳梨、长把梨、葫芦梨、鸭梨和香水梨等。而核桃树却凤毛麟角，很难见到。

我岳父老家那个村子以生产鞭炮出名。这个村和邻村的老百姓混合住着，外人很难分清谁家是哪个村子的。虽然现在是两个村，但是往上数几百年，村民都是同姓同宗同族的一家人。如今，这两个村子也好像是一对孪生兄弟，连村子都差不多，只是在前边加个“北”和“西”字来区分。20世纪90年代初，勤勤恳恳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岳父，和妻子、女儿一起搬进了县城，家中的老宅被闲置起来，无人居住。

老宅门前有一棵高大粗壮的核桃树，根深叶茂，绿树成荫，每年都结不少核桃果子。那核桃树的叶子，宽宽的，厚厚的，青青的，有一股淡淡的药香味儿。只是到了夏天，树上爱招白刺毛儿，红红的、绿绿的、丑丑的，老触人。白刺毛儿样子丑陋，却鬼得很，一般藏在树叶的背面，假如不慎被触了之后，又痒又痒，立刻就会起个大红疙瘩……

核桃虽好吃，可果子难摘。那年，妻弟骑着摩托车载我回老

■我的乡愁故事

打核桃

王顺永

家去打核桃，核桃树又高又大，树干光溜溜的极难爬上去。我们踏着梯子登上树，把两根细细长长的梧桐杆子拿铁丝接绑起来，顶端再绑上一把用钢筋做成的火钩子，将火钩子头扳得弯弯的，才能作为打核桃的工具。人在树上一定要站稳了，瞅准高枝上的核桃果子，套上铁钩子往下拽，要一猛子劲儿，才能把那青皮果子拽下来，还要留神，弄不好很容易被砸伤。我就曾被挂落的青果子狠狠实地砸了一家伙，差点变成个乌眼鸡，当时疼得我两眼冒金星，不敢睁眼，直淌泪。

我突然发现，核桃树很奇怪，它结的果子有两层皮儿，就像一个人穿了两件衣服一般。刚成熟时，挂在树上的核桃，是青青的果子，那厚厚的、光光的绿皮上面布满小白点。青果子掉下来之后，如果砸在石头上，漂亮的青色外皮就会被摔烂。只有趁着鲜灵儿透，将青果子厚厚的外皮剥掉，晾晒干透，才是我们所看到的市场上出售的那种，白白棱棱的，拿在手里轻轻地一撞，就能发出声响的干核桃果。

在去掉这些青果子的绿皮时，最好能戴上一副薄薄的橡胶手套，若不然，那水渍渍的青皮汁液，就会将你的双手浸染得发绿、发黄、再发黑，用肥皂都洗不掉！还有，摘下来的青果子，要及时去掉青皮，如果不及时剥掉青皮，就容易将核桃仁儿捂得发黑

打核桃

王顺永

发霉而变质。

不过，倘若核桃熟了，没有工夫打也不要紧，稍微晚一些打，不仅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哩。晚打的核桃熟透，果仁儿油汪汪的，特别好吃。再说，留在树上的青果子，时间一长，经烈日暴晒，那青青的果皮会自己裂开，核桃就会慢慢地被大风刮落在树下。只可惜，这样做虽省事，但容易消耗掉大量树的养分，进而影响到核桃树第二年的挂果。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和岳父回老家办事，发现那棵核桃树长得郁郁葱葱，挺茂盛，树上结了很多核桃果子。而房前那家邻居的孩子，是个十多岁顽皮的男孩儿，小家伙能耐大得很哩，他敢赤着脚丫子，从自家院子里搭梯子，上平房，过墙头，然后顺着陡陡的房坡爬上屋脊，手里拿根长长的细竹竿儿，就站在高高的房顶上，手抡竹竿儿打核桃。他发现我们进院的后，便匆匆忙忙地溜下前房坡不见了。他那娴熟而麻利的动作让我目瞪口呆，真是难以相信他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我想，这男孩儿，肯定是看过电影《小兵张嘎》，不然，怎么能练得出这样的好身手呢？

我以岳父发现那孩子在偷打核桃会生气，结果岳父不仅没有生气，还替那家大人和孩子担着心：“嗨，到底还是个孩子呢，万一有个失

手差脚什么的，多危险！”

触景生情，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小时候，俺村南河坝上有一片老杏树，每年割麦子前后杏子便熟了。我和小伙伴们馋得紧，就偷偷地去打杏子吃。不过，不是用竹竿儿，而是手掷石块。往往投得不准，石块飞到邻近人家的瓦垄上，咋啦啦地响，立即招来女人一顿恶骂，我们闻听，撒腿就跑。

其实，我对岳父老家房前的邻居并不陌生。真要细说起来，我们还沾亲带故，这个男孩的奶奶是俺村的闺女，若按街坊辈，她得叫我爷爷，再往下排，她儿子得叫我老姥爷，而她孙子，也就是登房打核桃的男孩儿，他得叫我老姥爷爷呢。

男孩的爸爸年龄比我略小几岁，也曾当过兵，据说上过云南老山前线，蹲过潮湿的猫耳洞。经过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那是非常亮丽的人生一笔。当初，家中把婚事定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等儿子回来完婚。没想到，南面战事吃紧，他在前线回不来，而双方父母已经向所有亲戚朋友发出喜帖，婚期不好改了。这可怎么办呢？双方父母一咬牙、一跺脚，毅然决定婚礼按期举行。新郎不是回来吗？干脆就举行一场没有新郎的奇特婚礼！也不知是哪位高人给出的妙主意，说：“没

宏村的夜

晴风



悠悠岁月情 盛利者摄

是取月满则亏之意。我不由想起了“月，阙也”的解释。阙，即缺。月亮

不能常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古人认为凡事太过圆满则会亏，要接受残缺。曾国藩甚至将自己的书斋取名“求阙斋”，意为求缺。是啊，花好月圆固然是良辰美景，但花开或未开，月盈或月缺，哪一刻不是当下的良辰美景？石拱桥上游客如织，人声鼎沸，穿着古装的年轻女孩在桥上、青石台阶上摆出各种姿势，只为留住这美丽的一刻。

此时，日尚未全落，大地笼罩在夕阳余晖的瑰丽中，天地澄明，粉色的荷花在湖中开得如火如荼，接天莲叶无穷碧，更衬得映日荷花别样红。蓝天白云倒映在水中，影影绰绰，将湖面染成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油画。月沼一侧树木葱茏，枝丫横生，百鸟啾鸣；另一侧白墙黛瓦整齐有序，鳞次栉比，仔细看那黑白分明的马头墙下，墙不是雪白，而是白中夹杂着黑，似泼洒了水墨，晕染成一片片，当中还有家家户户开着的木窗，有人从里向外眺望。天水间勾勒出黑与白的线条，宛如天然的皖南水墨画，难怪这么多学生来此写生。

走着，看着，拍着，天地渐渐变了色，从绛红到粉紫到青灰，似乎只一瞬，天地就坠入了墨色中，远处层峦起伏的山脉笼罩着神秘的黑纱。耳边，鼎沸的人声逐渐杳然，只剩下女孩的轻笑声和儿童的哭闹声，攒动的人头也逐渐消散，三三两两的游客不紧不慢地在湖畔踱步。

宏村是属于夜的。只有在傍晚，

黄昏时分，我穿过层峦叠嶂，满山苍翠，抵达宏村——一座偏安在安徽省黟县一隅，背靠名山余脉，西傍西溪，因“画中西”而闻名遐迩的徽州村落。

下榻在一家村里的民宿，这间民宿在线上预订时并不起眼，但入住后给了我很大惊喜。它是典型的徽派建筑，黑瓦白墙，飞檐翘角，木雕砖砌，只不过在岁月的洗涤中褪去了颜色，显得灰扑扑的，只有门楣上挂的两盏红灯笼格外醒目。门堂很窄，仅容一人穿过，入内后，才发现里面别有一番洞天。

庭院被主人布置得错落有致，一株养了约莫十年光景的迎客松苍劲有力，张开双臂，迎来送往着络绎不绝的游客。迎客松下是小桥流水鹅卵石，锦鲤穿梭其间，自由自在。墙角栽种的美人蕉长得一人高，大大的芭蕉叶鲜嫩欲滴，火红的三角梅花团锦簇，左侧长长的走廊被主人当成了会客厅，里面摆放着圆桌木椅，透过厚厚的窗帘，三两客人在品茗闲聊。

这间民宿两层楼高，上下皆是客房。我入住的客房没有门卡，只有一把小小的钥匙，挂在木门的铜锁上。打开房门后，闻到一股松木香，淡淡的，若隐若现。原来整个客房都是木制的，一楼是卫生间、淋浴房，主人在盥洗室内放置了青花瓷瓶，插上了几株鲜花；下榻的床却在阁楼上，需要爬上长长的木楼梯。木门框、木梯扶手、木床栏杆上都有能工巧匠雕刻的人物、动物、花卉图案，就连屋顶和垂挂的灯盏都是木制雕镂的，徽派建筑的木雕已将天然和人工结合得出神入化。

简单洗漱后，我便迫不及待地

一晃，老邓驻村已是第三届了。听说他期满要轮换回检察院，村民们自发跟领导说，老邓不能走。

“村民那么舍不得你走，你干脆把户口落在村里算了。”我跟他开玩笑说。

“话虽这样说，现在不行了，城镇户口不能迁到农村。”老邓回答道。

“村民不让老邓走”，我还是头一回听到这么新鲜的事。带着诸多好奇，我走近老邓。

1. 老邓军人出身，办事干脆利落，说话掷地有声。

提起老邓在部队的事，那活生就是个传奇。转业前，他系原北京军区某集团军某步兵师某炮兵团导弹连长。在老邓的档案里，一份《奖励登记(报告)表》工整地载明他的主要事迹：“在一九九〇年年底参加某集团军组织的导弹比武中，取得了一弹穿三靶的好成绩，受到了军首长的好评，为此，我部研究决定，给该同志记三等功一次。”

这是他在部队的首次立功。立得如此精彩，创造了一“一弹穿三靶”的传奇成绩，载入部队荣誉室。1998年，老邓又创造了一“一弹穿四靶”的纪录，打破了自己“一弹穿三靶”的纪录。

2016年，老邓转业后首次回去看望老部队。知道荣誉室里记载的传奇人物回来了，年轻官兵纷纷跑来看他，与他合影留念，一时把老邓搞得像“明星”似的。是的，老邓离开部队已经16年了，但他当年创造的“一弹

“传奇”老邓

李洪峰

穿四靶”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荣誉属于过去，成绩装进行囊。2000年，老邓脱下军装，转业回到家乡检察院工作。

面对全新领域，唯有学，在学中找法子，才能出成果。他以检察新兵的态度，向老检察官虚心学习、请教。

在检察院工作的日子里，他先后在反贪、公诉、计财、控申、反渎、法警等部门工作。同事们说他是检察院的“能人”，点子多，方法活，经验丰富。看似难办的事，交给他准能完成。

老邓曾被四川省检察院抽调办案4年，任务完成后，当时的省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为老邓出具了近800字的工作鉴定，充分肯定他的成绩和表现。一同办案的同仁说，老邓可是个传奇人物啊，无论是布控、抓捕、查账，还是制作笔录、写法律文书，都是一把好手。办案期间，他带领一个查询小组到北京、山西、河北、西藏等地几十家银行查询犯罪嫌疑人银行账户和交易明细，给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很大帮助。

老邓就是这样，只要给个岗位，就能干出战绩。

2. 当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时，中国

宏村的夜

晴风

不能常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古人认为凡事太过圆满则会亏，要接受残缺。曾国藩甚至将自己的书斋取名“求阙斋”，意为求缺。是啊，花好月圆固然是良辰美景，但花开或未开，月盈或月缺，哪一刻不是当下的良辰美景？石拱桥上游客如织，人声鼎沸，穿着古装的年轻女孩在桥上、青石台阶上摆出各种姿势，只为留住这美丽的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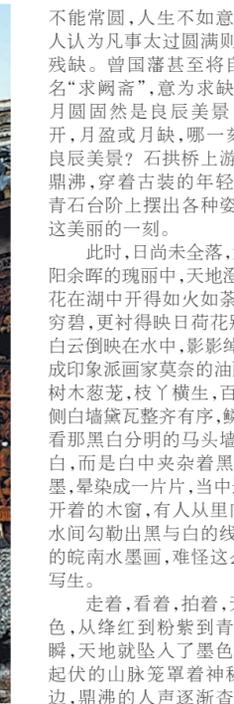
此时，日尚未全落，大地笼罩在夕阳余晖的瑰丽中，天地澄明，粉色的荷花在湖中开得如火如荼，接天莲叶无穷碧，更衬得映日荷花别样红。蓝天白云倒映在水中，影影绰绰，将湖面染成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油画。月沼一侧树木葱茏，枝丫横生，百鸟啾鸣；另一侧白墙黛瓦整齐有序，鳞次栉比，仔细看那黑白分明的马头墙下，墙不是雪白，而是白中夹杂着黑，似泼洒了水墨，晕染成一片片，当中还有家家户户开着的木窗，有人从里向外眺望。天水间勾勒出黑与白的线条，宛如天然的皖南水墨画，难怪这么多学生来此写生。

走着，看着，拍着，天地渐渐变了色，从绛红到粉紫到青灰，似乎只一瞬，天地就坠入了墨色中，远处层峦起伏的山脉笼罩着神秘的黑纱。耳边，鼎沸的人声逐渐杳然，只剩下女孩的轻笑声和儿童的哭闹声，攒动的人头也逐渐消散，三三两两的游客不紧不慢地在湖畔踱步。

宏村是属于夜的。只有在傍晚，

宏村的夜

晴风



悠悠岁月情 盛利者摄

是取月满则亏之意。我不由想起了“月，阙也”的解释。阙，即缺。月亮

宏村的夜

晴风

不能常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古人认为凡事太过圆满则会亏，要接受残缺。曾国藩甚至将自己的书斋取名“求阙斋”，意为求缺。是啊，花好月圆固然是良辰美景，但花开或未开，月盈或月缺，哪一刻不是当下的良辰美景？石拱桥上游客如织，人声鼎沸，穿着古装的年轻女孩在桥上、青石台阶上摆出各种姿势，只为留住这美丽的一刻。

此时，日尚未全落，大地笼罩在夕阳余晖的瑰丽中，天地澄明，粉色的荷花在湖中开得如火如荼，接天莲叶无穷碧，更衬得映日荷花别样红。蓝天白云倒映在水中，影影绰绰，将湖面染成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油画。月沼一侧树木葱茏，枝丫横生，百鸟啾鸣；另一侧白墙黛瓦整齐有序，鳞次栉比，仔细看那黑白分明的马头墙下，墙不是雪白，而是白中夹杂着黑，似泼洒了水墨，晕染成一片片，当中还有家家户户开着的木窗，有人从里向外眺望。天水间勾勒出黑与白的线条，宛如天然的皖南水墨画，难怪这么多学生来此写生。

走着，看着，拍着，天地渐渐变了色，从绛红到粉紫到青灰，似乎只一瞬，天地就坠入了墨色中，远处层峦起伏的山脉笼罩着神秘的黑纱。耳边，鼎沸的人声逐渐杳然，只剩下女孩的轻笑声和儿童的哭闹声，攒动的人头也逐渐消散，三三两两的游客不紧不慢地在湖畔踱步。

宏村是属于夜的。只有在傍晚，

有新郎的婚礼原本是不吉利的，而新娘决不能独守空房，这事别人又不好顶替，咋办？只有让新娘在出嫁那天，怀抱一只漂亮大公鸡陪伴，才能逢凶化吉，吉祥如意。”

实在别无选择，也只有如此喽！就这样，在结婚喜日之时，那只精神神的大公鸡代替新郎陪伴新娘拜堂。直到半年之后，新郎才从云南前线返回故乡，见到了自己的新媳妇。后来，战争结束了，小伙子怀揣立功喜报，退伍回村务农。一晃，他们的爱情结晶，也就是那个上房抡竹竿儿打核桃的男孩儿，已经长成个半大小子喽。

由于工作较忙，琐事缠身，再加上年龄的关系，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回岳父老家去打核桃了。岁月匆匆，又是核桃成熟的季节。周末，我和妻弟相约，骑摩托车再去打核桃。也不知是什么缘故，今年的核桃果子似乎结得特别少。尽管我们依然借着梯子上爬高高的树丫杈儿，但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了一书包鲜核桃果子。虽然数量不是太多，但那核桃的成色却十分饱满，沉甸甸的，这是上苍的无私馈赠。

我虽然是个孤陋寡闻之人，不过曾这样畅想过，家中有棵核桃树真好，每年都可以与妻弟结伴，骑摩托车回老家去打核桃。其实，收获多少暂且不论，名为打核桃，而实际上打的是一种情调，一种乐趣，一颗童心，一种诗意呢。当然，趁机走进淳朴乡村，趁机走进大自然，打的也是一种淡淡的乡愁。

(作者单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检察院)

宏村才真正褪去白天的喧嚣和嘈杂，变得静谧而幽深起来。不一会儿，月亮上来了，今夜是上弦月，弯月似钩，清冷如水。大树兀然矗立，看起来比白天更高大，透过重重树影，远眺湖的另一侧，沿湖店铺灯火通明，红如烛光，亮若星辰，叠影在湖中，如油画般绚烂。

穿过石拱桥，我走向湖的另一侧，打算去逛逛临街店铺，看看有什么新奇好玩的小玩意儿，花点碎银子买点回家把玩。逛了几家文创小店，觉得没有什么吸引我。我走了出来，继续漫步在青石板小道上，欣赏湖景。

突然，一阵潺潺的流水声引起了我的注意，轻轻柔柔地，不疾不徐地在地下流淌，唯有夜深人静时，它才格外清亮。我循着水声，寻找水流的源头，原来青石板铺就的小道上，一侧留了10公分宽的水渠，河水就在水渠中哗哗地奔流着。回去后特地翻阅了资料，才知道这条水渠叫“水圳”，全长1200余米，是宏村这座“牛形村”的“牛肠”，古时村民利用北高南低的地势落差，开凿了暗渠与明渠，将西溪水引入村内，穿堂入屋，形成九曲十弯的水网，河水供村民饮用、洗涤、灌溉，最终汇入南湖。600年来，这水利系统竟旱不枯、涝不淹，老祖宗的智慧真让人折服。

我饶有兴致地随着水声一路行走，发现家家户户门口皆有清泉流过，为古朴的村落增添了灵动。在河边一棵歪脖子树上，挂满了黄色的灯牌，其中一块写着“曲涧绕门环听水，短垣当户看山”，这大概就是宏村最好的注解。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

营扎寨”，发展有机水稻、有机蔬菜等生态农业。

这一引进，一举两得，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还能让村民在家门口致富。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老邓带领村民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种花椒、烟叶、大蒜、儿菜、大头菜、蛾眉豆等，找来技术人员为村民开展技术培训，把科学的种植、施肥、管理方法手把手教给村民；把农技资料发到村民手中；利用广播把点子传到村民耳里……

金钟村如期脱贫。

4. 说老邓“传奇”，是因为他无论是军人，还是检察干警、驻村第一书记，都在岗位上多用了心、多出了汗，把本职工作做到了极致。把本职工作做到极致，就是传奇。

老邓当年说“贫困一日不除，一日不离村”。可现在，村子的贫困帽子已经摘除，他还是离不开村，群众要留他。

2023年9月，组织又任命老邓为金钟村第一书记。见老邓回来了，村民们笑开了颜。老邓说，如果可以的话，就在村上干到退休。

如今，他仍奔走在村里，继续书写乡村振兴故事……

对了，老邓，全名邓长铭，1969年生，工龄37年，党龄32年，系四川省邻水县检察院法警大队法警，一级警长，一级警督警衔。

(作者单位：四川省邻水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诗人作品展

回顾时光(组诗)

林杰荣

年轻的脚印

月光虽亮
但我们
也不能浪费星光
那一点点不起眼的闪烁
多像我们奔跑又跌倒的脚印
年轻的脚印
总是没有那么亮
但它就是要与黑夜作对
不知道熄灭了多少
把黑夜烫得越来越薄

时光宜旧

时光宜旧
回忆的人是幸福的
我们用光和尘土
喂饱身体里空洞的部分
再种上一些花草
安放逐渐老去的孤独和眼泪

不要把等待想得太煎熬
幸运的人最终会走到你面前
善待一张泛黄的照片
就是善待你自己的由来
如果这一程山水
留不住你眼里的风景
那么继续走，总有值得回头的地方

家书

家书不是写出来的
是思念把一个个离乡的日子
串起来，还牢牢地串着
泪水，笑声，落叶，种子

一把乡土就是一座山
家书扛起了世间最沉的重量
为什么鸿雁会哀鸣
沉重的思念
让天空都下沉了几分

落叶，终究回到土里
雪花，终究回到海里
手捧家书的人，艰难地
寻找逐渐消逝的记忆
那里的事物，都轻飘飘
家书不过一张轻盈的白纸

手工摇篮

手工做的摇篮
真是个篮子
装满了我的婴儿时光
也装了我女儿一个月
除了颜色暗淡一些
依然结实得
像父亲紧抱我的双臂
轻轻摇动的时候
吱吱吱吱
压住了俗世的灰尘和噪音

外婆的旧居

外婆的旧居，还在
院子里一口老井，水还未干
葡萄架和凉凉的人
埋在土里，或又长出了种子
杂草，蛛网，都被清理
而某些角落的灰尘，依旧熟悉

我曾与母亲住在这里
屋外，满眼稻田，处处童年
那时偏爱秋天，常嫌时间过得太慢
几阵秋风，外婆老了，房子旧了
农事被日历收藏，我的耳边
越来越多流水的“哗哗”声

期待

我时常期待陌生人的来信
一句简单问候也好
至少我还关心外面的天气变化
还分得清稻子和麦子

如果每天有合适的劳动
出一出汗，也是我的期待
让双手磨得再粗糙一些
就不会有人质疑
我能照顾一座花园或一片田

很多期待与生活无关
很多没有意义的事
我却照样认真地去
我不知道已经浪费多少时间
只是每当太阳落山
总会有种一无所求的错觉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检察院)



海滩 方华摄